

灯下闲言

范墩子



作家只有写作时，才称得上作家，我就是这样告诫自己的。几日不伏案，不写字，心慌慌，走路上也叹气，吃不好饭也不香。刚毕业那两年，寝不成寐，常到半夜仍不能入眠，有时甚至睁眼到天亮，整日神魂恍惚，萎靡不振，头发掉得厉害。现在想，当时何不起来写小说呢？就那样白熬了夜，白浪费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，白掉了那么多的头发，想到这里心不免作痛。

很快，情形得以转变，晚上一过十点，困意袭来，一旦身挨了床，头贴了枕，不过一小会儿，就能沉沉睡去。但我不愿睡这么早，譬如现在，月至中天，霜露凝重，夜色撩人，就这么睡了，岂不可惜了今夜的月亮？就忍着困倦，披衣坐到

桌前，摊开稿纸写。我写是因我有话要说，悲欢交集，不吐不快。无话可说时也要写，写写花草，谈谈杂感，如鸟归山林，抚今思昔，玩味语言。纵然你们不听，那还在我书柜背后鸣叫的秋虫也会听，窗外毛杨上的花喜鹊也会听，深山里呼号的西北风也会听。于我，先要愉悦了自己，而后才思虑别的，操笔行文时，我是我自己的神，只听从心底的声音。

山上，生活清淡闲适，倒进入了自觉的写作状态。每天晨起，先读诗赋，八时写稿，至晌午下山吃饭，午休，但不可过长，醒后读小说，多为西方经典之作，不读当代作品，不读杂志，晚上七点，接着写稿，十时作罢，翻闲书，到十一点，即睡去。久了，方觉两耳清静，神经畅快，走在街上看谁都顺眼，见谁都露出笑脸。有友就问：“每天这样写作不累吗？”

我哑然失笑，友虽是好心，但他岂能深谙其中之乐？依我看，写作之乐，至少有三：写时面对稿纸，眼前人物浮现，及至进入虚构情景，已然忘我，哪里管得什么月供五千、房价百万？可

谓解忧忘忧，此一乐也；遇到不公现象，心中必淤了许多情绪，愤怒只能自己，骂又不能解决问题，只好以笔为剑，将悲愤一一吐出，所谓消气于纸上，此二乐也；写家多怀偏见，偏见者，有孩子气，对万事万物，充满好奇，精力充沛，尤其在写作阶段遇到启发之书时，一头扎入，对外事不闻不问，天下仅剩自己一人也，此为三乐也。

尽管写作有此三乐，但不能不承认，仍有诸多烦恼不便为外人道。如长期伏案，腰疼和颈椎容易出现。再如，经常饮酒抽烟，夜间思考，容易脱发，所以作家常有秃顶的烦恼。我今年三十一，却已有秃顶的趋势，平日最怕照镜子，人谈起时，我只说是遗传罢了，殊不知这只是哄骗别人的鬼把戏。

写完以上闲言，已是深夜，窗外寒气逼人。就着灯光，伏案读张岱《陶庵梦忆》至天明。今日熬眼，非失眠造成，完全是我有意为之。晨五时，冷雨淋漓，又闻惊雷两声，天摇地动，往年初冬时从未听过。雪下了起来，越下越大，山里大雾弥漫，寒风萧萧，这是今年秦岭的第一场雪。

外婆住在梁上

王璐

外婆家周围，那神秘而犹如童话般的色彩，总是磁铁般地吸引和诱惑着我童年的心，一次次让我为之陶醉、魂牵梦萦！

小时候，我最爱去的地方，就是苏沟外婆家。尽管那里地处深山，我们之间相隔大约二十多公里，且山路崎岖坎坷，一去一来，就得走上老半天。

外婆住在一道不大的坡梁上。出了大路，先要小心翼翼地过一座由四根木头并在一起搭建的小桥，然后顺着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，爬上横亘于河谷之间的一座小山梁，那土木结构的房子就近在眼前了，这地方叫“庙台”。

房前屋后，四野开阔。前方三四十米外的树林，由疏及密，由缓及险，深邃幽暗。有一年秋天，我伙同几个伙伴悄悄溜进去，寻食山果“八月炸”和苦李子，饭后外公警告我们说，树林里不仅有胳膊粗的蟒蛇，还有野猪、狼和豹子等凶猛的野兽。所幸，这些我们都没有遇到。只发觉有不少蹦蹦跳跳的松鼠、稀奇古怪的鸟雀在身边时隐时现，发出一阵阵悦耳动听或阴森恐怖的叫声。

房后，长满橡树、药树、皂角树等参天大树。树上，累积的喜鹊窝，我们一时半会儿真的数不清。有的老房子，已被遗弃多年，显得有点破败不堪。而多数，都有喜鹊安居其中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每次见时，它们不是在忙于衔柴筑巢，便是四处觅食哺育儿女，或者在枝头叽叽喳喳，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。

那些树与树的间隔处，恰到好处地分布着形状各异的石头，有点像现在人工筑的河堤公园。穿梭其间，舒适而惬意。林子尽头，山岩如被鬼斧齐刷刷劈下了一角，几十丈高的崖壁底端便是不大不小的河流。呈月牙形绕着坡根舒缓流淌的河水里，鱼蟹悠然自得，天气晴

朗时大老远就能一眼瞅见，仿佛触手可及。逆河上行二三里，村头有一处加工粮食的水磨，时常在水的冲击力作用下，吱吱嘎嘎地转动，诉说着山村岁月的悠远与沉重……冬天，大河水落石出，水量锐减，弱小的水力根本无法带动水磨，拜年时总见它静止在那里。隔着一层木板的磨坊下面，水声淙淙，时有时无，巨大的圆形水轮齿端挂满冰凌，凛冽而壮观。

房前左侧的场院下，是一面陡坡，绵延至近百米深的河底。坡上斜生出高高低低的树。其中有一棵粗大的皂角，根扎在岩缝中，与其他几种树并肩，枝梢冒出数丈。浑身长满半扎长尖利的刺，看一眼，就有种刺痛感。冬天脱光叶子，挂一树黑长的皂角在风里招摇。每次母亲总捡回不少，在水里泡涨，包在衣物里用棒槌捶洗。

斜对面，被毛竹、冬青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乔木点缀渲染的山峰，隔溪而立，险峻突兀，耸入云端。上空，似乎常年总有一两只苍鹰无依无止地盘旋，在天上重复画着神秘的阴阳八卦图，给人一种苍凉甚或是恐惧之感。凝望一阵，就会眼花晕眩，疑为坠入深海。

场院右侧是一片梯田，田边陡峭的绝壁越接近地面，越凹陷了回去。当地人把其开挖平整，立柱架券，置石碾石臼，支铁锅蒸笼，正好利用这一空间建起榨油坊。即便是雨雪天，干活也不受影响。方圆十里八乡的人，闲时都把自家的油料作物拿来榨油。记得，好多次冬天去外婆家，油坊都是一片忙碌热闹的景象。相隔数十米，也能闻到丝丝混合的油香，让饥饿的人更加饥饿。

苏沟的山坡上，药树可谓树中望族，老少公母都有。把一棵大树上的药籽打下来，榨成油，只要不嫌弃，一家人吃段时间不成

问题。拿来这里的油料，除少量核桃外，以蓖麻、漆籽等杂油料为主，尤以药籽居多。药籽油药味重，一般做饭并不多用。而用它炒油辣椒，又有一种特别的香，食之难忘。每隔一两年，当年，其长女即将与我父亲举办婚礼时，却意外病故，后来亲情难了，彼此相认，即便外婆、外公相继过世，我和他们其余两个女儿间依旧以姨甥相称，世代往来。这些，都是长大后我才知道的。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认为，她，无异于我的亲外婆。

不管时隔多久，外婆每次见我的言谈举止，似乎好多年都无一例外——不住地用她那有些苍老的手抚摸我的头，牵我的手，笑咪咪地看着我说：“这狗娃子，又长高了一截子……”话语简单朴素，却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温暖，仿佛自己就是一只依偎在她身边的小狗，乖巧而幸福。

有一年，大雪下了一夜，早饭后还有零星星的雪花飞扬。我随妈妈去苏沟，给外婆和沿途的表叔等好几家拜年。茫茫雪野里，老半天只有我们母子俩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河谷行走，母亲喘着粗气，把胳膊弯儿上沉甸甸的篮子从一侧换到另一侧，我走不动撒气站着时，她冲我笑笑，那温暖而美丽的笑容，像一簇火焰。

这些犹如电影里的特写画面，至今时常在我的梦里浮现！尽管，外婆早已作古数十年。

安全感，随处可见的石凳石桌，供游人歇足小憩，这儿很适合儿女们陪老人一起前来休闲旅游。

搭眼瞅，除了满世界红黄绿的树叶醉人心扉，让人应接不暇之外，更有流水瀑布，一路伴行，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如乌龟、如狗熊、如鹰嘴、如小鱼、如蝌蚪、如巨蟒、如磨盘，令人驻足观看，陶醉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条沟之所以叫上运石地质公园，是因为有一块形似印章的巨石从天而降，兀然耸立在河谷中央，当地人称“上印石”。久而久之，念转音了，昵称为“上运石”。人们说，只要摸到了这块石头，一生就会好运连连。

这是一处前期已经开发过，目前还没有完全开发好的自然景观。我突发奇想，现在人们生活改善了，喜欢外出游玩，人造景观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，倒是此等未开发的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景观，更能吸引万千游人开阔眼界。

走在峡谷，两岸层林尽染，观不尽的自然风光，赏不完的秋日美景。正行间，又有柏油路从山上通下来，路面很宽敞。只见一个高大的门楼子横跨公路，这里算是出口了。这样看来，车从两头都可以进入，只是中间核心区需要步行游览。由于我们的车在下面，所以只能选择原路返回，结束愉快的旅行。

再见了，上运石！有朝一日我还会再来的，因为我还想在春天和夏日投入你的怀抱，目睹你别样的风采。

近年来，随着母亲年岁的增长，周末回家，成了我的日常惯例。似乎只有回到有母亲的老家，陪她说说话、干些家务，心里才能踏实，光阴才不算虚度。

又是周日，一大早我买了些水果、豆角和面条，准备中午回家给母亲做顿豆角蒸面。母亲少时娘家在州河北的坡上，家里姊妹众多，日子苦焦，吃多了红薯、玉米和杂粮，特别羡慕州河南岸商山脚下有稻田的人家，能吃上雪白的大米饭。机缘巧合，长大后母亲嫁到了商山脚下素有“小江南”美称的商山村。近30年间，母亲用血汗经营着她的稻田，收获的大米除满足自家吃以外，大量拉到集市卖了补贴家用。母亲一天三餐吃米饭就酸菜都行，除了米饭，她还有一口最爱，那就是豆角蒸面。母亲说：“米饭和豆角蒸面，吃起来爽快得劲。”这是母亲的性情。

走在回家的河堤路上，脚步总会变得异常轻盈，心潮总会像丹江一样汹涌起伏。这是我的老家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是已逝去的父亲和姐姐生活过的土地，是母亲、哥哥还有我尚在生活着的土地。这里有着我们太多太多的故事，像眼前这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，根扎在这里，呼吸在这里。

推开院门，我喊了一声“妈——”，随着脆生生的一声“哎——我娃回来了”，母亲像一阵风，从堂屋迎了出来。

问间问喝，说不完的话。我洗了鲜艳欲滴的樱桃、草莓端给母亲，她嘴里呢喃着“仙物”，推说自己吃不了酸甜，尝了一颗后就不停地往我手里递，催促我趁新鲜吃。等我要择豆角时，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到地里看看。”

母亲说的地，不是我家的，是村里人栽植果树的土地边角，两片共有一分多地。母亲征得东家同意，又掏了20块钱，请村里的哑巴舍娃把长满荒草的地深挖了一遍。她在靠北的那片栽上了豆角秧，此刻秧苗正在架上攀爬呢！靠南的那片栽着茄子苗和辣椒苗，辣椒苗欢快地开着白花，茄子苗刚栽上两三天，母亲用纸壳给它们打着遮阳伞。我心疼母亲腿病严重，埋怨她不该又开疆拓土给自己找活，母亲却说：“咱菜园子种的菜确实够吃，可这地荒着可惜，这儿离咱院子只有二百多米远，经营起来也方便。你看栽了这么多豆角，以后你不要再给我买了。”原来母亲让我来地里看，就是不让我再花钱给她买菜。母亲这辈子，种的菜怕是早超过几万斤了。多年来，每次回家，母亲都会给我们各家各户准备好大袋小袋的菜，春夏秋冬，从未间断。

母亲给我说起村后坡地里的事。她说坡地早不是我小时候的东一片油菜西一片麦子，左一片红薯右一片玉米的坡地了。这几年满山架岭都是核桃树，树把地罩得严严实实，偶尔上坡感觉阴森森的可怕。最近嫁接红仁核桃，村里人一趟趟地上坡扛锯下的树枝，坡上就热闹起来了。我说想要上坡去看看，母亲找了双布鞋让我换上，还执意要给我当“向导”。我拗不过她，只好与她挽手同行。在光滑、陡峭的山路上，母亲还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前后左右竭力护我周全，路遇的乡亲开玩笑说：“这娘儿俩，到底是谁在搀扶谁呀？”母亲一生在泥土里摸爬滚打，尽管已是82岁的老太太，走起山路仍然气息平和、腿脚利索。母亲交代，不要告诉哥哥她上坡的事，怕他因担心而怪罪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一生深爱着她的儿女和土地的母亲。作为女儿，我也深爱着我的母亲和这片土地。记得七八年前春节的一个中午，全家人在院里喝茶聊天晒太阳，我悄悄一人上了后坡。窑场、盖盖子、金线吊葫芦、燕麦岭……从坡根到坡顶再到后山，那天我走遍小时候常去的庄稼地——挖野菜、打猪草、采山药的地方。坐在山顶，回望村庄前的土地，叶台子、南渠、十八亩地，这些以姓氏、水渠方位、亩数、地势等命名的田野，养活了一代代祖祖辈辈的人们，也给当地国家粮仓作过巨大贡献。如今，那当年水波荡漾的灌溉渠早没了踪影，土地里不是栽着果树，就是荒芜萧条长满野草，那如诗如画，盛产粮食蔬菜也盛产幸福快乐的田野再也找不到了……我至今佩服那天穿着厚棉衣和半高跟皮鞋的我，何以不惧山路坎坷荆棘遍道？不惧山野寂无人迹？是热爱，是深入骨髓、深入血脉的热爱，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。

其实我和母亲，都是这片土地的女儿。在这片深情且美丽的土地上，虽然还能听到“算算算”急促的鸣叫，却再也看不到一望无际、泛着阳光光芒的麦田了。而母亲割麦用过的镰刀，扬场用过的木锨，还挂在厦屋的檐下，像一声声问询和叹息，在岁月深处黯然老去。

